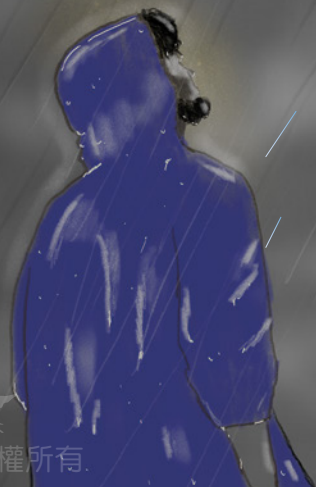


雨與淚



文／高春霖 圖／高霈晴

雨，是大自然常見的現象，降雨雖然是水蒸氣凝結的結果，卻也是冷熱空氣交鋒的表現。每單位體積的熱空氣可攜帶的水蒸氣比冷空氣還要多，一旦達到飽和的熱空氣突然被降溫了，它原本可攜帶的水蒸氣總量勢必會減少，這時超載的水蒸氣就會凝結，成為液態水滴。氣態水是看不見的，凝結出來的液態水才看得見，通常會以雲或霧的方式呈現，甚至以降水的方式成為雨。

談到降雨，總讓筆者想起一位流淚的先知——「耶利米」，因為他的眼淚，正類似冷熱交鋒後帶來降雨的結果。耶利米先知，約二十歲左右蒙召成為真神的先知，事奉約四十年。耶利米是便雅憫地亞拿突城的祭司中，希勒家的兒子（耶一1），所以他從小在心裡本來是準備擔任祭司的；但在神的旨意下，他卻必須承接列國先知的職分與工作（耶一5）。

先知與祭司之間有何差別？雖然都一樣要做主工、傳達神的話語，但是祭司似乎比較偏重「為人向神代求」的性質，也就是為眾人的過犯替人獻上贖罪祭牲，求主赦免。祭司的工作性質，在心態上常常必須是柔軟的，因為要能體恤人的軟弱，向神呼求。如經上所記：

凡從人間挑選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辦理屬神的事，為要獻上禮物和贖罪祭（或作：要為罪獻上禮物和祭物）。他能體諒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為他自己也是被軟弱所困。故此，他理當為百姓和自己獻祭贖罪（來五1-3）。

先知的工作性質，似乎就偏向剛強的一面，因為是「替神向人傳達祂的旨意」，是要公事公辦，沒得轉圜的。如天父真神選召耶利米為先知時，曾對這樣的工作性質做了精確的敘述：

耶和華對我說：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，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，你都要去；我吩咐你說什麼話，你都要說。你不要懼怕他們，因為我與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這是耶和華說的（耶一7-8）。

看哪！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、鐵柱、銅牆，與全地和猶大的君王、首領、祭司，並地上的眾民反對。他們要攻擊你，卻不能勝你；因為我與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這是耶和華說的（耶一18-19）。

就像以賽亞先知，也是因為有一樣的職分，而必須擁有鋼鐵般的心志：



主耶和華開通我的耳朵；我並沒有違背，也沒有退後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拔我腮頰的鬚鬚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，吐我，我並不掩面。主耶和華必幫助我，所以我不抱愧。我硬著臉面好像堅石；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（賽五十五-7）。

對耶利米而言，那從幼時原本就已做好的心理準備——「我要當祭司」的想法，沒想到在二十歲左右的這年，如同晴天霹靂，竟然180度大翻轉成了「列國先知」！從聖經歷史看來，耶利米的人格特質確實比較適合柔順、為人向神代求的祭司角色。因為他敏感且多愁善感，他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，所以心中充滿恐懼，當下他也適時向主表達了自己的不足。

我就說：「主耶和華啊，我不知怎樣說，因為我是年幼的」（耶一6）。

感覺耶利米在說這句話時，語氣尚未結束，就在他似乎還有話要說時，神連讓他把話說完的機會都不給，直接打斷他：「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……。」

神所要使用的人，

往往不是因為原本具備什麼特質才被選上；

相反地，我們經常看見：

膽怯的，祂要他作大將軍；

柔弱的，祂要他做列國的先知……。

對比摩西一開始被神揀選成為「先知」時也是如此，因為他也即將要接受這執行、傳達神命令的剛烈角色。那時已高齡八十歲的摩西，早年那叱吒風雲的心早已灰飛煙滅、不復存在！八十歲的摩西已不再有雄心壯志，他的心似乎已死，死在了茫茫曠野之中。

於是他說：「我是什麼人，竟能去見法老，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？」（出三11b）、「他們必不信我，也不聽我的話，必說：『耶和華並沒有向你顯現。』」（出四1b）、「主啊，祢願意打發誰，就打發誰去吧！」（出四13b）。這些都是摩西下定決心，不再提起早年「捨我其誰」的壯志所發出的婉拒之詞。

一位是正值少年的青澀、如旭日東升的耶利米；另一位則是歷盡滄桑、稜角已磨盡、壯志已成灰的垂垂老者摩西。然而，他們所拒絕的都是同一件事——「剛烈的先知職分」。因為先知，代表的是神，是絕對地嫉惡如仇，必與犯罪的全民對立，是不能退縮、沒得協商的，是如堅城、鐵柱、銅牆般剛硬的！

若神的剛硬如同大自然的暖鋒鋒面、耶利米的柔弱如同冷鋒鋒面，當這冷暖鋒互相撞擊時，將如同梅雨季節時的滯留鋒一樣，必然發生致災性降雨。在《耶利米書》中可以讀到，耶利米哭了。他的淚水如超大豪雨

般降下，豆大的淚珠常因心裡傷痛，不斷從臉龐滑落。他說：

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，我心疼痛！我心在我裡面煩躁不安。我不能靜默不言，因為我已經聽見角聲和打仗的喊聲。毀壞的信息連絡不絕，因為全地荒廢。我的帳棚忽然毀壞；我的幔子頃刻破裂（耶四19-20）。

因為神已讓先知耶利米藉著所賜屬靈的眼，看見悖逆的百姓將招致的結局，也就是猶大國將被殘暴的巴比倫帝國消滅，以至於國破家亡。原本先知還存有一絲希望，認為只要百姓聽得進神的警告，全民願意悔改，或許這些災難就不會臨到。但是事實並非如此，因為神已預告這些百姓必不回轉、必不悔改。於是先知說：

我說：「哀哉！主耶和華啊，祢真是大大地欺哄這百姓和耶路撒冷，說：『你們必得平安。』其實刀劍害及性命了」（耶四10）。

既然國家滅亡勢在必行，那麼先知的工作還要繼續嗎？這是一場「沒有果效」的事奉啊！耶利米先知的心，碎了。他不但為即將滅亡卻仍執迷不悟的百姓傷痛，更因他那與神緊密相連的心，使他深知神為這群百姓所承受的那種痛楚。在雙重夾擊之下，每每細讀《耶利米書》，總會讓人感到無比感慨與難過！



身為神的僕人，有時難免會心存一種觀念：「只要神答應同在，做工就一定有果效。」這句話看起來沒錯，事實卻不盡然。當時的耶利米一時之間也無法理解：「為何神親口答應要與我同在，卻又告訴我這是個無解的問題，那我還要繼續努力嗎？」

然而，經過了四十年的先知事奉，耶利米漸漸學會以神的心為心。他明白了：作為神的僕人，只需將所託付的盡力完成即可，至於成就乃在乎神。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，也不要自以為憑著一己之力就能抵擋歷史的洪流。他最後在《耶利米哀歌》中，說出了自己的感悟，這也是今天所有身為神忠心的僕人當有的體認：

人在幼年負軛，這原是好的。他當獨坐無言，因為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。他當口貼塵埃，或者有指望。他當由人打他的腮頰，要滿受凌辱。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（哀三27-31）。

這不禁讓筆者想起自己在29歲時，也有過同樣的迷惑。雖然29歲不算年幼，但是當時第一次接下教會教務負責人的工作時，面對教會中許多信徒的輕視與不信任，常常在夜闌人靜、妻兒都入睡後，獨自跪在客廳的地上，痛痛哭泣、流淚禱告說：「主啊！為什麼是我？祢是不是找錯人了？」而且這樣的禱告，在連續兩任共六年的負責人任期中，並沒有換來教會絲毫的改變。

如今一晃眼將近三十年過去，回頭一看，心中反而感謝主當年賜下的「幼年負軛」，使自己比許多人有更多機會認識神。原來，我們只要盡本分，至於成就與否，全在乎神。我們不是神，只能盡力而為，正如使徒保羅所說：

我栽種了，亞波羅澆灌了，惟有神叫他生長。可見栽種的，算不得什麼，澆灌的，也算不得什麼；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。栽種的和澆灌的，都是一樣，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（林前三6-8）。

神工人的眼淚，常常是因為「性格特質」與「工作性質」的衝突，如同冷熱空氣相遇般，在彼此衝撞中潸然淚下。而且，神所要使用的人，往往不是因為原本具備什麼特質，所以才選上你；相反地，我們經常看見：膽怯的，祂要他作大將軍；柔弱的，祂要他做列國的先知。

於是在事奉的一開始，哭泣是必然的，眼淚必然如大雨般落下。但是，這雨與淚，終究要藉著事奉讓人得到蛻變與成長。就像晚年的耶利米一樣，他逐漸認清了自己的職分，也因此更深地認識所敬拜的神。當事奉進入更成熟的境界時，眼淚依然會流，但是此時流下的，可能不再是委屈的淚水，而是感動與感恩的眼淚。

